

李洪志

二零零九年大紐約國際法會講法

二零零九年六月七日

二零零九年大紐約國際法會講法

李洪志

二零零九年六月七日

三

大家好！（眾弟子：師父好！）

大家辛苦了！（眾弟子：師父辛苦！）

看到大家很高興，一年多沒見面了。（熱烈鼓掌）我也是有意不想過多的講，因為我非常清楚，我講的越透，給你們修煉中帶來的難度就越大，舊勢力的因素就會搗亂的更兇。法已經傳出來了，師父告訴你們說，這部法啊，只要守住他去修，甚麼都能得，那是一定的，所以大家只要認真去學，和我講是一樣的。所以我想來想去，還是少講的好，這樣給大家更多自己提高、更多悟的機會，更多走自己路的機會。但是我不經常講法，最擔心的一個問題就是，修煉中啊，大家都知道吃苦很難，實際上吃苦還不是最難的。苦嘛，再苦哪，過後也明白過來了，可是在無望的寂寞中默默的修，看不到希望，那是最難的。任何一種修煉都會

經過這樣的考驗，都會在這樣的路中走。能夠持之以恆啊，不斷的精進那才是真精進。這話是這麼講，做起來實在是太難了，所以說修煉如初，必成正果。

尤其在現在這個社會中，大家看到了，負面的東西太多了，帶動著人執著，牽動著人的心魂，把世人不斷的往下拖，這是很可怕的。大法弟子是修煉的人，不是修煉的神，是修煉中的人哪，所以也會或多或少被干擾。如果把握不住自己，那和常人一樣，在干擾中的表現與常人是沒有甚麼區別的。有些學員並沒有碰到甚麼魔難，漸漸的就不精進了，實際上就是對常人社會的各种誘惑產生了執著，被社會中的吸引給拖下去了。當然了，不同的人修煉有不同的想法，根基不同，面對修煉的態度當然也就不同。最可貴的是能夠在這種艱苦的環境下、壓力下、又看不到希望的情況下，能夠不斷的精進，那才是最珍貴、最了不起的。

好多學員在看不到我的這一段時間，我發現就變的比較放鬆一些，對自己要求的不是太嚴格。修煉真的是很嚴肅。創世以來已經經過了兩個地球，這億萬年的歷史，就等待著最後今天這一刻。這一刻實際上是轉眼之間的事情，在神來看揮手之間的事，可是在人類這個空間就得需要一個時間過程。人的這個空間的時間再長，在神看只是轉眼之間的事情。在人這

四

裏要過好多年，時間一長就容易使一些學員不精進、放鬆自己。在這一點上要清醒啊，我想大家今後注意就是了。換個角度說吧，你們所走過的路，你們所面對的這一切，你們所經歷的這一切，大法的洪傳，修煉人的表現，這不會是偶然的。你們所經歷的那一切，也都不是普普通通常人能碰到的事情。人類社會絕對不會偶然的出現這麼大一件事情。其實想想啊，也真的不是一般的事。那麼多年都走過來了，為甚麼不能夠在最後的路上走好哪？其實修煉不只是不精進那麼簡單，自己一放鬆就會被常人心帶動，就會走彎路，證實法講真相中互相之間配合也差。

大法弟子的各個講真相、救人的項目，都是大法弟子自己自願的組織起來證實法所做的，實際上你們也看到了你們的成績。大法弟子辦的媒體、網絡，你們所做的這一切使邪惡的因素非常害怕。中共邪黨開足了全國的全部機器，不只是宣傳機器，在國外所有的外交都停滯了，成了為迫害法輪功而存在。大法弟子在講清真相中真的是一個人頂一百個人、一千個人，有力的揭露了邪惡對大法弟子製造的這場魔難。中共邪黨幾十年來為了叫世界承認邪黨政權的合法性，它一直在裝門面、粉飾太平。從現在情況看，另外空間的邪惡被大量解體

了，控制人的能力不行了，整個形勢對大法弟子來說越來越寬鬆了，可是越寬鬆壓力就減小了，減小了壓力就容易產生一種安逸心哪，想舒適一點啊，想放鬆一點啊，想緩緩緩解。實際上大法弟子的生活已經和修煉一環扣一環的緊緊的溶在一起了，大家對自己的放鬆，實際上就是對修煉的放鬆。

有些大法弟子在救人項目上忙，做的很忙很辛苦，我都知道，有的大法弟子休息時間很少，面對的各種各樣的事情也很多。但是不管怎麼樣吧，咱們等的不就是今天嗎？歷史上大家許過願也好，為這件事情而來的也好，今天這一刻就是大法弟子要做的，就是大法弟子等待的。雖然是救人，可是自身也在修煉中，所以表現上在人類的這個環境中不會完全與神一樣。如果世人看到了你們像神一樣表現，世人都看到你們行為的神奇，那就破了常人的這個環境的迷，那也就不存在大法弟子修煉了，救人的這個事情也沒有了，也就沒有艱苦了，也不能夠使你們的修煉那麼神聖了，所以你們表現出來的狀態都是與常人這種狀況是一樣的。但是還不只是這些，我剛才講了，在這種看不到前景的修煉環境中、漫長的寂寞中，是最難熬的，最容易使人渙散，這是修煉中存在的一個最大的考驗。

當然啦，在中國大陸這個環境中邪惡的因素在局部還很猖獗。雖然多數不好的因素被清理掉了，但是在局部地區和局部環境中它能操控那些壞人，表現的還很邪惡，所以有一部份學員真的去做事的時候就會感到壓力很大。在國際上也是一樣，真正的走在前面做事的也會感到這個壓力。不管怎麼樣吧，無論在甚麼樣的環境下，大法弟子都得做好。

昨天我和新唐人電視台的大法弟子講了一些當前的情況。當前存在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大家都知道，有一些不精進的學員，長期不出來的，不爭氣的吧，隨著環境的轉變又有不斷的走出來的。在中國大陸的大法弟子中，被迫害嚴重的、壓力大的地區，也有不少長期不出來的出來了。還有的人從中國大陸來到了國外，在與國外大法弟子的配合上，會出現一些矛盾。這樣就使現在國際社會中大法弟子感到環境變的複雜了一些，主要原因不只是修煉狀態造成的。

中國大陸人的觀念是在中共邪黨文化薰陶下形成的。思想、觀念、生活方式、生活行為，都是在那樣的一個狀態下形成的。在西方社會或非共產邪黨社會中的人，都是人自然的狀態，互相之間只是文化不同。這種自然社會，人都有一個共同的平和、為善、心胸開放、很少戒備人的正常生存狀態，這是正常的，沒有邪黨之前的中國人過去也是這樣。但是在當今中國社會裏，中共邪黨是從人出生到生長的過程中，一直都在用謊言與仇恨、鬥爭來教育人，一直都用假理來教育人，一直根據邪黨的需要來教育人，生活行為卻越叫人低下越如其意。有一些中國大陸人還講述著過去古老的傳統，少數還有傳統觀念，所以才有了「文化大革命」，所以才有這樣的運動、那樣的運動，不斷的打擊著、破壞著中國人的這種傳統。特別是現在的年輕人，完全是在黨文化與謊言中長大的，在謊言中形成的觀念，行為上、做事的方法上，和現在國際社會上的人差異很大。在國際社會上，兩個人見面心裏的事甚麼都可以敞開說，不認識都可以敞開心扉說話，這在中國大陸人是絕對不可能的，所以大陸出來的學員在做事的方式和交往中與國外學員不一樣。國外的學員對中國大陸出來的學員不理解，說的、做的理解不了，做事怎麼這樣式的？這個人怎麼怪怪的？其實由於在各種運動中，邪黨叫人們互相鬥爭、互相揭發，從這種迫害走過來的中國人，已經習慣把自己封閉起來了，特別是迫害大法弟子中。大法弟子應該相互理解。其實在中國大陸形成的這個觀念哪，看國際社會的人也看不懂，看這外國人怎麼都這麼傻呀？看到在國外待長了的華人也理解，怎麼

這麼做事呀？是啊，作為人來講其實就應該是正常的。在這一方面應該互相理解，應該互相配合好。

由於觀念的不同，互相之間配合不好，想事情的方式也不對勁，老是擰勁，大陸學員又封閉自己，所以就造成有一些國外大法弟子覺的中國大陸出來的學員是不是特務啊？就這個事情啊，攪的你們各個地區都不得安寧。我想，大家知道我說過這樣的話吧，我說特務我也度。今生是特務，前幾生他曾經是很了不起的，也都是為這個法來的，那我們為甚麼只看他這一生呢？就不度他了哪？他只是職業不同而已。當然了，他的職業真的能夠起到不好的作用、對大法犯罪。但是我想，法大，宇宙大法嘛，能夠化解一切，只要敞開心扉，只要能夠寬容，我想甚麼都能夠改變。我在中國大陸當年傳法的時候，有多少邪黨黨員、老紅軍幹部，有多少黨委書記，有多少國安、公安的學員，也有多少是軍隊的學員，甚至總參三部、二部特務機關的學員。他們不是因為在迫害中真的走向了反面，是有怕心，在壓力面前糊塗了。他畢竟是人，在壓力面前可能這樣或那樣，一旦明白過來，肯定要走回來的，只是時間長短問題。

度人就是度人，挑選不是慈悲。特別是人類社會走到這一步了，都不行了，只看自己要甚麼了。我昨天還在談這個問題，我說，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的人都沒有壞到這種程度，沒有像今天這樣，特別是中國大陸的人，達到空前的道德全面敗壞的程度，走在街上看人腦子裏沒有幾個在想好事，很多人每時每刻都在想著不好的東西、做的事都是壞事多。全社會都在鼓動著這些，邪黨往下拉人哪。所以這場迫害對大法弟子來講，無論怎麼樣、遭受甚麼樣的肉體上的痛苦或者精神上的折磨，迫害再嚴重，都會消業，都會走向圓滿，等待大法弟子的都是最好的，那不是大家修煉的目的地嗎？可是哪，舊勢力在邪惡的安排中，所謂的為了能夠使大法弟子圓滿，舊勢力造就的這個邪黨對世人，特別是對中國人的迫害是最嚴重的——叫人敗壞，叫人對大法犯罪，這不是把中國人推向毀滅嗎？雖然舊勢力安排了這邪惡的迫害，可是畢竟中國人是因為大法弟子才飽受這些屈辱、遭受那麼多苦難。那從這一點上來講，那麼你們不應該去救度他們嗎？大法弟子不應該放開胸懷嗎？首惡除外，其實就包括迫害者本身，不也是被迫害的對象嗎？

所以我說，特別是在當前，各個項目人手都不夠用，大陸出來的一些大法弟子又不能

用。其實我說，你們不要管他「轉化」沒「轉化」過，他只要走出那邪惡的環境，他就會明白，他就會後悔，雖然那是恥辱，也得給他們走回來的機會呀。修煉人嘛，畢竟有人心才能修煉，這部份人的痛處怕痛怕碰，有時會為此辯解，那是怕被看不起。所以不管怎麼樣走出來了，他還要走進大法弟子這個環境中來，你們不能往出推他們，要親近他們，要給他們一定的溫暖。不管他們怎麼想、怎麼做，觀念上和你們怎麼有差異，慢慢的他們就會理解，慢慢的他們就知道國際社會的人是甚麼樣的生活狀態了。胸懷寬廣一些，這都是你們的同修，都是師父的大法弟子，要容他們。如果實在覺的不放心用在哪個項目上或者叫他具體做甚麼，那麼你們就把他個人的情況向中國大陸當地的大法弟子了解一下。他只要當初是大法弟子，我想就沒有問題。大法能熔煉了金剛，那咱們就熔煉不了一個人？甚麼樣的環境都比不了大法弟子的環境。只要大家正念足一些，大法弟子互相之間配合的好一些，矛盾少一些，救人的力度就更大。

大家目前做的一些項目都很辛苦。特別是有一些媒體項目，媒體用人比較多。想使媒體能夠真正的起到救度眾生的作用，能夠真正的發揮媒體的優勢，你們就得立足於常人社會。

立足於常人社會不能是說說而已，要真的切實這樣去做才行。要想立足常人社會，那你們就得把它經營好。常人社會的任何一個公司，它的最終目的地、出發點都是為了經營、賺錢。你們的出發點雖然是為了救人，但是也要立足於常人社會，能夠讓它良性循環，最大限度的符合社會上的經營方式。人類社會如果哪些東西不對勁的話，就不可能在人類社會普遍採用。經營中人們都用這樣的方式，就說明它是符合人們需要的，說明神也許可這種社會方式的。特別是近一兩百年來，這種公司形式在運轉中證實它是可行的，這也算是常人的經驗，那我們為甚麼不能夠按照那樣去做呢？

大法弟子都有一個想法，反正是衝到第一線去，再苦、再累、熬夜、不睡覺，甚麼我們都幹、都能幹，可是一說到經營就不行了。大家不是做甚麼都行嗎？（笑）大家不都是從不會到會嗎？那為甚麼大家就不能夠把這件事情做好？把媒體搞好，它才能夠更有力，更能夠發揮作用。現在有多少時間都是浪費在怎麼樣使它能夠運轉下去、到處去找錢來維持，多難哪？如果大家在這方面下一下功夫、花一些力氣，我說這件事情就會做的很好。無論你是拉贊助、跑廣告，為了媒體的資金所做的一切和在前台所做的都是一樣的，威德是一樣的。決

不會因為他是寫文章、他是編輯、他是翻譯、他在媒體上經常露面，或者是因為他工作特殊，他威德就大。所有參與這個媒體的大法弟子，無論你做哪一項，是一樣的。

面對這個長期困擾大家的問題上，不是知難而進，是知難而退了，就不想去做。我在這裏也告訴大家，作為師父來講，我是支持把媒體經營好的。在這方面我也對幾個媒體的負責人在講，應該下一下功夫。但是更多的人都還不太清楚，大家都抱著臨時思想，正法需要我們做了就做了，做完就完了。不是那麼回事，大法弟子做甚麼都不是為了單一的一件事情。你們做甚麼都是既考慮了現在，又考慮了將來；既考慮了事情的本身，又考慮了附帶的因素。現在用它來救人，來證實著法，那這種存在的文化形式是不是也會留到未來？也是給未來人參照的呢？

再有就是你們辦媒體中，在管理上也存在著另外一個問題。大家都覺的我想幹就幹了，但是誰要管我不行。那怎麼能行哪？你是大法弟子，在常人的公司裏做工，那老闆怎麼管你都怎麼聽。為了大法的項目，為了大法的事情，為甚麼說一說、管一管、安排一件事情就不服從呢？想一想這對勁嗎？既然想立足於常人社會使這個媒體能夠更有力的發揮作用，那

大家就要按照常人的方式來管理。這是我跟電視台、電台、大紀元報紙和其它媒體講的話，是我告訴他們的。你們要用這種方式講真相、救人，就得這樣做。常人怎麼做的、公司怎麼經營的，你們就怎麼經營，只是你們的出發點是為了救人，這是不同。

實踐證明，人的經營方式是很有效的，那為甚麼大家不做呢？解決這方面的困難。也許說不定這種形式就是留給未來的，那你說在管理中誰也不服誰，把這留給未來能行嗎？不行。有的人你指派他做甚麼他就不願意做，就喜歡做自己要做的，各自為政，那怎麼能行呢？就像這個拳頭出去，大家攥在一起才有勁。（做握拳的手勢）你說它想幹甚麼、它想幹甚麼、它想幹甚麼，（做五指分散的手勢，指每個手指）這沒勁兒啊，出去就受挫呀，是不是？你們得有一個規劃，得有一個安排，協調好，互相之間配合好。

有人想，我為甚麼聽他的？我覺的比他修的好。話不能這麼說，你修的好你才能服從分配哪，正說明修的不好。我說了，你們辦的媒體不是大法的東西，做甚麼分工不代表修煉層次。你們是大法弟子，是自發的組織起來為了救度眾生、為了證實法組建的一個救人與證實法的項目，就是這麼一個關係。那既然不是大法的一部份，那就應該立足於常人社會，就是

常人的東西。常人的東西為甚麼不能夠用常人的方式管理哪？常人的甚麼職務不代表他過去在天上多高，不代表修煉者的現在境界有多高、修的好不好。那大家都明白這個道理，不是說他管我了他就比我修的高了。這些還有服氣不服氣、妒嫉不妒嫉在裏嗎？管就管了，為了大法。大法弟子不是能屈能伸嗎？而且在監獄裏被迫害很嚴重的情況下，被邪惡之徒打著罵著的情況下被管著，那時有不服氣的心嗎？可是在這種情況下、這麼神聖的事中，為甚麼做不了、做不到哪？

今天我面對這麼多大法弟子，我把這個事說清楚，你們辦的媒體非常好，已經在救度眾生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要辦好，這是師父的願望，你們把它立足於常人社會，辦成一個良性循環的、能夠發揮更大作用、在救度眾生中起更大作用的實體公司。這就是我要說的。在管理上，有部門、有管理層，有具體做事的。分工不同，但是哪，都是一個目標，為了證實法。當管理的和你具體做事威德是一樣的，你們烘托的是這個媒體的形式，用它來救度眾生，起的作用是一樣的。

我要講的話也很多，講哪邊都有點偏重。不多講了。我就是籠統的說一說現在的這個情況。一會兒大家有特殊要問的、亟待解決的問題，你們可以提條子拿上來我給大家解答。

（鼓掌）

實質上啊，從當前的形勢看，大家也看到了，邪惡的因素完了，那個中共邪黨的邪靈已經給銷毀掉了。只是還存在著一些信息，比如說過去它們那些個書啊、那些個畫，還有些邪惡的因素，而多數這些邪惡的因素它的本身也被銷毀了。正法中觸及到的低層環境中的那些最低層次的亂七八糟的低靈、爛鬼，就是這些東西在幹著破壞大法弟子的事，而且是由邪惡的因素直接控制，更高處舊的不好的因素是層層在起作用。而在中國，那個中共邪靈早就完蛋了。大家知道邪黨背後有它的邪靈因素，過去誰敢說邪黨不好？關上門自己在家裏都不敢說，甚至一想都害怕，就感覺著有東西在看著人。現在哪，是誰都敢公開的罵它，從邪黨的中央一直到普通老百姓，坐在一起就罵中共邪黨，就說明已經沒有邪惡的因素控制人了，已經完了。那為甚麼它的政權還存在哪？就是一幫子流氓，想要欺壓在人民頭上的、想要那箇手中權力，這幫道德極其低下的東西，在維護著那個權力。正好這個舊宇宙的邪惡因素利用著這些壞心，維持著給大法弟子、還沒有走出來的、還沒有修好的，製造那個壓力、維持

著邪惡的環境。目前那個社會現在已經爛透了。

如果我現在結束這件事情，未來的生命就銷毀的太多了。下來得法的那些人、為得法而來的人，就白來了。當初哪，這些生命，不管他現在是幹甚麼的，他們都是神，看著這裏頭這麼可怕，就敢一頭紮進來，就敢來，為甚麼哪？他們是對正法、對大法抱著希望，非常堅定的信念，來了。不管他現在表現的怎麼樣，也得看當初，也得看歷史，也得看這個生命的過去怎麼樣，儘量去救度他們。畢竟是宇宙大法，面對無量的眾生來講，機會難得，就這麼一次，留下來就留下來，不留下來就永遠的消失了，所以我覺的我們還得做、還得救。如果今天得法的不是你們而是別人，你們在那個環境中，你們在常人中，想一想，不可憐嗎？而且那些遭受迫害最嚴重的中國人哪，那是舊勢力對你們的干擾，才被迫害到這種程度，所以更應該去救度他們。當前大家要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是理所當然的。正念足，修好自己當然正念就會足。所以對於大家來講，救度眾生那就是你的責任、歷史使命，非常的重大，也非常的艱難。

大家知道，我們救一個人不難，難在邪惡的干擾與壓力。對那一個人來講，他能夠明白真相、能夠得救，實質上是一旦這個人得救了之後，他所代表的他背後的宇宙體系的生命全都救了。無量無盡的眾生，龐大的體系，這麼多生命都得救了，對於這個人能夠聽到真相、能夠在真相面前明白，這個難度是那麼大的因素造成的。講真相中表現起來是各種邪惡的因素在干擾，實質是這麼大的因素在背後。我剛才說大法弟子身兼的責任重大，這個歷史使命也不是隨便誰能擔當得了的，只有大法弟子才配做。了不起，真的了不起。

順便的我還想說一句，過去沒跟大家講過，昨天的會上我說了這麼一段話，我今天得重複重複，不然的話就會傳誤。過去在歷史上，正法中，因為每一層神都安排了正法後人類將怎麼樣面對的問題，有一層的神他們安排的是最後要大審判。這個在西方的傳說中也有，人類將面對大審判。不只是人類，整個三界內的眾生都將面臨這個問題，連死去的人都得活過來，都得面對審判。審判是對創世以來到最後的結束，包括大法開傳、救度眾生的結束，特別是在最後正法期間生命的表現統統擺出來。過去我講的眾生是廣義的、全包括的，宇宙的一切，不管人的科學說他是有機的無機的，其實一切都是生命的。各個空間的生命，一切眾生，都是為了這個大法來的，一切眾生存在的環境都是為了這個大法而開創的，所以我

說，到最後哪，都得面臨這個審判。過去講法中我沒有說它，是因為那一層的安排都不算了，最後是我來決定怎麼辦。但是他們安排的最後審判不只是審判那些個起反面作用、負面作用的和做了壞事的，起正面作用的也將面對這個問題。怎麼面對？比如正法中你在正面起作用中盡職盡責了嗎？再如有來當大法弟子的，你發的願是甚麼？你兌現了自己的願沒有？創世主要求的是甚麼？你按照創世主要求的做了沒有？你當初發的願沒有兌現，你沒有按照創世主要求的去做，你就沒有完成你應該做的，你欺騙了主，因為你使當時的局部環境、使正法的進程與沒得救的眾生造成的損失、使宇宙的不同層次的損毀，這得負責任的。我昨天講了這個話，我今天得跟大家再重複一遍，不然容易傳誤。我過去沒有這樣講，不想把它講出來，因為我知道大家都做的很辛苦。不管最後怎麼面對正法、面對自己，做不好真的是有責任哪。

下面哪，大家可以提條子，我給大家解答。（鼓掌）

弟子：請問師父，神韻演出在這段歷史時期正法中的作用和意義。

師：大家看到了啊，神韻藝術團演出中每一場最少幾百人，普遍的都是一千多人，甚至有兩千人、三千人的，多時五千多人一場，就看劇場大小。可是看完神韻的人哪，百分之九十以上對大法的態度都變了，對邪惡有了明確認識，人已經完全是正面的了。這個你們在講真相中一下子使這麼多人起變化，真的是很難做到，得有多少大法弟子同時講真相才能達到呢？當然其它媒體中起的作用也很大，但是馬上就看到這麼大的效果，目前只有神韻的演出才能做到這一點。

對於神韻的演出，每個人的感受不同。中國人是從理性上去認識。全善全美的舞台效果，視覺與感受上是很震撼，尤其是立足於傳統神傳文化的基礎上，沒有一點點黨文化，是真正人的東西、人的歷史，演出中表現了大法弟子大善大忍的胸懷，特別是中共邪黨的謊言被揭開後，對於中國人確實很震撼。對於西方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來講，他們的感受非常強烈，甚至於有的人恍惚中真的看到了是神在舞台上，演員水平的高超和舞台上的正面效果，除了神韻之外在其它演出中是看不到的，很多人看完後都在講，這是天上來的，這是神在助，這是未來的希望，神韻在帶領文藝的復興，等等。講這些話的很多都是比較有身份的

人，不是隨口說說的，甚至有的人在講的時候都是抹著眼淚的，非常激動，這說明演出中真的起到了這樣的作用。咱們知道神韻演出真的能夠起到救人的效果。對於大法弟子來講，神韻的一次巡迴演出就使幾十萬人得救，這件事情咱們做的值得呀，何樂而不為呀？

這個問題就說這麼多。

弟子：世界各國來參加紐約法會的大法弟子向師父問好！

師：謝謝大家！（熱烈鼓掌）

弟子：神韻能去印度演出嗎？印度有很多人，特別是學生，正在快速得法並開始煉功。

但是因為沒有足夠的大法資料，我們不能保證他們得法後繼續精進煉功和理解法。應該怎樣幫助這些新學員？另外，現在是否可以開始在印度做英文大紀元？

師：演神韻沒有問題。英文大紀元如果有條件是可以做，這個媒體是沒有限制的。如果有條件將來中國大陸也會有啊。

作為新學員來講就得多學法，沒有別的捷徑可走。從大法弟子整體修煉情況看哪，一路走過來得到的經驗也驗證了多學法的重要。人就像容器一樣，法裝多了，特別是這是宇宙大法，他就會使人有正念，使人在起正面作用，肯定是這樣。所以就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多學法。不要流於煉功形式，要帶領大家多學法，特別是印度學生比較多，要叫學生在不同的環境組織起來學法，這是最好的。

弟子：推廣神韻時如果最後一兩天還剩很多票沒賣出去，這時同修往往有兩種意見，一種是降價，不能讓座位空著。另一種意見是不能降價，要創神韻的品牌。

師：講到這兒，我想這麼說啊，大家知道在國際社會裏有許多商品是名牌商品，往往名牌商品不容易受社會經濟的衝擊，一般情況下經濟不好了它都不受影響。為甚麼哪？因為經濟不好了往往影響的都是社會低層，高層的他有積蓄，對他影響就不大。從另外一個角度上講，人類社會確實是這樣的，高階層的人福份大、根基高。不是絕對的，但是是絕大多數，因為他沒有那個福份他就得不到這些，不像中共邪黨的那一套假理。我們不分貧富面對

的眾生都救，不考慮哪一層，高層社會不管也不行的。

再有一個問題就是這個票的問題。神韻的演出效果已經是世界第一秀，最好的。（鼓學）還不只是在當前，我也查了查歷史的不同時期演出的秀的質量，也是最好的。這是指舞台演出效果，其中包括藝術形式和表現的藝術手法，其實常人的演出是比不了的，這是一群修煉人，出發點是救度眾生，滿台都是神在幫著，常人的演出怎麼能做的到呢？做不到。

那從票值上來講啊，大家知道，在西方社會裏人們是有社會階層的，不管人們怎麼樣對社會階層的不滿，可是它是實實在在存在的。不同階層的人他就會去不同的商店哪、消費場所呀去消費，這是一定的。這是中國人在邪黨的環境下根本就不了解的。社會高階層的人你叫他到低階層去參與一些事情，他是絕對不會去的。人們都有愛面子、想要表現的心理，所以很多人又都想擠進高層社會。在演出中要找個好劇場，不管是高層的、低層的大家都願意去看；你要是低階層的區，或者是找一個演低檔秀的劇場演出，這個中高階層的人絕對不會去。不管人們怎麼想，可是這是社會的現實。我們要救人，我們就得看人的情況去救，不是想當然的。

那麼神韻的推票情況我是這樣想的，大家都是講開演前票剩下了怎麼辦，我先從修煉人的角度講，其實各地推票的情況，就是各地學員的修煉情況和配合情況的真實表現，具體表現。（鼓學）不是師父認為神韻重要了就這麼說，不是，真的是修煉狀態的體現。有的地區負責人心胸小，這些學員我相信，咱們做，不叫那些看不上的參與，排斥其他人。有的地區學員之間是有些人心強的，不把協調好放在第一位，互相之間爭論不休，影響了證實法的事，影響了推票的事。有些地區是你拉一些學員、我拉一些學員，他這麼做、她那麼做，根本就配合。有的地區真的是有心懷不良的人在裏攪和。再有些地區哪，擔心特務知道，捂著、蓋著，弄的學員都不知道怎麼回事，叫人家怎麼配合？（鼓學）偷偷摸摸的好像做甚麼見不得人的事，這本來是堂堂正正的。我都一再說，你不要被形式和邪惡的因素給蒙住了眼，這個時期的歷史是給大法弟子證實法的，你走正了這個路，甚麼都擋不住，就看你走的正不正。心眼那麼小，那怎麼做？做不了。當然了，安排神韻演出這本身是各地區學員自願做，你們想做就做，你們不想做師父不會非叫你們去做，因為那是大法弟子自願證實法才做的。但是我也看到了一個實際情況，神韻的演出給當地帶來的情況的變化非常大，有那麼多

人一下子明白了大法，一下子轉向正面，這個大家平時很難做到的。通過神韻的演出有些人開始接觸大法、修大法，這也是很多見的。

那麼說到這個票的價值，這是世界最好的舞台藝術，神在演，人看演出時病都好了；面對的經濟動盪，不管心情壓力多大，看秀的時候一下子壓力全都沒有了，緩解了，走出去之後困難可能真的變化了，柳暗花明了，（笑）個人或者經濟上好像也發生了變化，（鼓掌）是因為在這個秀中人有了正確的選擇後業消了，轉化成了福份。也有很多人看完演出病好了。那麼大家想一想，這個價值是甚麼價值啊？就演出質量的本身最表面上看，很多觀眾都在說，這個秀值五百塊錢一張票，五百美元。（鼓掌）無論在歐洲、在美國和其它地區，很多觀眾都在說，這個票值五百美元。

當然了，有剩票推不出去是有另外一個原因的，不只是大法弟子自己配合上的問題，就是很多地方它不知道神韻。不管神韻演的怎麼好，神韻面對的是全世界七十多億人，幾十萬人看演出也只是個零頭。而在西方社會裏，那些藝術團、芭蕾舞團它有百年的歷史了，人們童年時父母就帶他去看了，一直到老他都在看那個秀。那個芭蕾舞團演的甚麼水平，誰在

演，演員的情況，具體情況他都知道，所以那個芭蕾舞團一來，那廣告只寫某某芭蕾舞團某年某月演出，就完了，很簡單就行了，觀眾就來了。你們把那廣告做的再好你們都覺的不夠，你們甚至於想廣告做的一下子把這台晚會都反映出來才好。不可能。廣告做的再好他也不一定來看。前年在大紐約地區，上千萬人幾乎每個人看了五遍神韻的廣告，就做到這種程度，可是他還是不來。為甚麼？人們在想：我知道你來了，但是我不知道你演的東西我喜歡不喜歡、你演的質量怎麼樣。這些觀眾不知道，就是說還沒有那樣的知名度。所以不是廣告的問題，不只是做的力度不夠，是有不了解的因素。

還有一個原因。中國大陸來美國或在世界各地的歌舞演出，演的那些個東西是甚麼？大雜燴。比如它演的舞蹈裏面有芭蕾舞動作，有中國古典舞動作，有所謂的當代舞、現代舞動作，還有那些個亂七八糟的不規範的東西加在裏面了，這在西方社會裏習慣於正規、分類清楚的人們怎麼可能接受呢？大陸人不懂，被中共邪黨文化灌輸圈子裏的中國人，包括那些個編導也好、演員也好，他們已經根本不懂得這些了，也不懂正常人的心理狀態。那個邪黨的邪靈明白，它本來目地就是來迫害中國人、破壞中國文化的，它就叫中國人這麼幹。所以表

演的東西亂七八糟，創意又低下，所以在國際社會沒有人說它好，這也給神韻的演出造成了一定障礙，人們一聽中國秀就沒好印象。

但是我也看到，神韻在演出中完美的質量能夠真正起到救度眾生、震撼人的作用。隨著神韻不斷的演出，這個影響就會越來越大。實質上神韻的演出對社會的震撼、影響，已經是其它任何秀都做不到的了，相當大了，而且都是靠神韻自己實力與當地主辦的大法弟子們共同努力做到的。看完演出的人發自內心的在社會上講，在人傳人、口傳口的傳。很快就會形成一個發酵的反應，很快就會打開局面了。到那時候你們也只寫幾個字就行了，神韻來了，不用做太多廣告了。（鼓掌）

那麼目前剩下的票怎麼辦？沒做好，剩下票了。我的主張就是咱們不降價。（熱烈鼓掌）那麼是不是說救度眾生嘛，多來一個不好嗎？越多越好嗎？不是這樣的，不是你想想的那樣，有些華人學員還不了解國際社會的情況。你真的降了價了，你真的這樣做了，引起的這個後效應非常不好。比如有一次，一個最貴票位中的一個人聽說旁邊的人買了降價票坐在這裏，非常生氣，找到劇場經理大吵。還有一次演出前，學員把三樓的觀眾請到下邊一樓來

坐，可是坐在下邊最好座位上的觀眾就不幹了，站起來就找經理退票：你們為甚麼把這些低票價的人安排到這些地方來？他很生氣，他覺的對他是一種羞辱。不管人的想法對和錯，我們這裏不去評論他，我們救人就要按照現實社會狀況做才有效。再有哪，任何一個品牌打出來都得經過一個困難時期，一分錢一分貨，這在西方社會是信譽。當今大陸的中國人做生意就喜歡打快拳，貨來趕快就走，賺點兒是點兒，不講聲譽、不講信義、不講品質。最後呢？啥也都完了。咱們不能這麼做，咱們就要保證質量和咱們在這個社會的聲譽，這對今後救眾生來講是有好處的。我覺的不是降不降價的問題，是大家要把心思用在怎麼樣配合上票就能夠出的多。

弟子：最近發現造成執著心難去的原因竟然是修煉的決心不足和意志不堅定，走到最後問題顯的突出。

師：知道就好，就是開始提高了。我們能夠知道自己的不足啊，那就趕快趕上。現在有些人不知道啊，不敢去面對自己的修煉狀態，不敢去看自己的不足，那修的是甚麼呢？

弟子：日本的一些協調人在做事方法上比較強制，聽不得意見，從而使一部份弟子產生對立，很多弟子處於消沉狀態。弟子認為我們不能對學會失去希望、停留在表面上對錯的爭執中。要通過講法理的交流，最終問題都是可以解決的。要用純正的出發點寬容對方的不足。

師：修煉不能向外修，不聽自己的意見你就消極了？給誰修的呢？你們知道在中國大陸邪惡因素指使下惡警怎麼樣迫害大法弟子的？那麼迫害都沒有消極，都沒有沉溺，這點事就消極了？（鼓掌）自己主動講真相，自己走自己的路，不要把心用到負責人身上。

是有些新學員，學法不深，受到影響，那反過來我就要說負責人了。在做事上，看看師父咋做的，你們學一學。敞開修煉人的博大胸懷你們才能帶領更多的人，才能救了人。有些事情大家必須得聽佛學會的指揮，統一行動去做。有些事情佛學會要放開手叫大家自己去做。但是在意見不能夠統一的時候，佛學會就要告訴大家，就這麼去做，一旦決定了那麼大家就這麼做，都得配合。（鼓掌）不能夠因為意見不統一影響了做事。真能相互諒解又有提高，那太好了，就是應該這樣，但是有的時候往往沒那麼多時間等大家都順氣了再去，所以有的時候必須聽佛學會的統一決定。聽懂了？（熱烈鼓掌）

弟子：我父親是個老學員而且在國外，卻不敢走出來。我不知道怎麼辦好。

師：不爭氣呀。（笑）一個是他自己能夠明白了最好，修煉嘛。一個是外因條件起作用，幫幫他。邪惡不會哪天告訴他不迫害你了，你願修就修吧。其實就是怕心。「放下生死」都會說，只是壓力大點就不行了，不要當下士聞道啊。

弟子：請您坐著。

師：好幾個條子叫我坐著，我想站一站。（眾笑，鼓掌）好長時間沒跟大家見面了，我想看清你們，你們也想看清我。（熱烈鼓掌）

弟子：我有一個孩子，去年看神韻很感動，流淚。今年又看神韻，音樂一響起，大幕還沒拉開他就開始默默的哭，他說這一景象又出現了，天上就是這樣。這孩子和大法有緣，很

相信大法、相信師父，但有時候又有疑問，這是不是干擾？

師：我過去講法中講到過，你們其實學學法都明白，人就是善惡兩面都有的，三界之內一切物質與生物都是由善惡兩種因素同時構造成的，兩方面都能起作用。人由善來主導行為就是善，由惡來主導行為就是不善，修煉中善多就會有相應狀態，善少時愚見就會表現出來，就看哪方面起作用了。修煉就是把那個不善的、負面的東西修掉，完全修成正面的，這就是得善果。你不要覺的，噢，這孩子這麼好，他就應該像神一樣，總應該是這麼正的，不是的，人就是人，能看到神，也是人，只是人的狀態不同。

弟子：我母親修煉十多年，不久前離世。她在修煉、生活上都曾給我許多幫助，我卻沒能幫她闖過生死關。

師：別有甚麼過多的想法，想多了又成了執著。好好修吧，自己修好了才能幫助眾生。其實大法弟子離世都有善果，不用擔心。

弟子：為甚麼從大陸投稿明慧的文章似乎有一種黨文化的因素？

師：從大陸來的文章很多都是用黨文化那種方式說話。他們不會別的，他就是在那種環境中學的文化。但是修改完了之後裏面真正的東西還是可用的，不要受這個影響。

弟子：怎樣理解從大陸來的學員的思維狀態和行為？

師：多站在他們的角度理解一下吧，都是修煉人，根本上是一樣的。三件事都在做，都是我的弟子，這就足以配合好了。慢慢的他們自己也會察覺，這一點你們要清楚，不要因為這個相互排斥。

弟子：是否要引導小弟子學舞蹈、藝術體操、音樂？

師：你們覺的飛天學院的這幫孩子都很可愛，很有福份，在台上表演的很好，你們都想讓小孩上飛天學校、將來上神韻是嗎？但是不會有那麼多人都上神韻。而且飛天的要求條件很高，飛天培養學生要加入神韻的。神韻是一流的，要求越來越高，身體條件都是按照專業

招生標準要求的，舞蹈學生要修長的、細骨架的、腿長的、軟度好、彈跳高這種孩子。男孩女孩都是這樣的標準要求，所以胖的或寬骨架的或者是個頭不夠高的那就不行。學音樂樂感、節奏感要好，但是神韻要的是成手。

大法弟子很多項目啦，做其它的也行。真的有這個條件的，你不說他們也不錯過。不夠這個條件的別硬使勁。

弟子：面對每次活動項目，因為能分擔文宣、美編工作的同修很少，很多時候只有我一個人去趕做，與常人工作、家庭方方面面有衝擊、有矛盾，（師：是啊。）擠不出時間來學法修煉。

師：其實我們大法弟子都面對這樣的情況，都有家庭，都需要照顧家，同時又要修煉，還要證實法，都是這樣的。安排好。當然往往有一些特殊情況，別人不會，只有你一個人，那就儘量的多找些人學吧。

弟子：我不知道自己的誓約。有學員說做這個、做那個，我不能都做。如何確切知道自我的路、自己的誓約？

師：我沒有告訴誰說，你應該做這個、你應該做那個。方方面面都需要人手。你覺的你在哪方面有特長，或者是你喜歡做哪個，你就紮紮實實的去做好那件事情。只要它能夠救度眾生，能夠在救度眾生中起作用，你就去做，那就是了。不會你在那個誓約中當初都寫了具體要下來做記者或者做演員。（眾笑）

弟子：能否請師父講一下目前的正法環境？

師：在中國大陸和國際社會的環境是不同的。國際社會面臨的問題，面臨的環境就是這樣的。大法弟子要符合這個環境修煉，符合這個環境去證實法、救人。目前中國大陸一些地區邪惡很瘋狂，在那個環境下講真相就得儘量的注意安全。講真相和個人修煉是容在一起的，心態不對，正念不足，就會出問題，因為自己的修煉是根本，而且低層直接迫害大法弟子的亂鬼、邪惡是不叫眾生得救的。

弟子：很多項目需要大法弟子去參與，也有很多弟子還沒有意識到大法弟子媒體的前景。

師：是，我知道，特別是做英文大紀元和其它文種大紀元或者是其它媒體的，人手就特別的缺，往往有很多事情做的很艱難。我想項目的總體配合是不是真的到位了？是不是還存在不足？如果真的做的好了，也能發揮作用了，就會改變環境，甚至由於媒體的影響使社會更多人來看媒體、了解真相、找尋大法。真的能做到那一點，人手就會夠用，就會不斷的有新入、有能力的人走進來。其實那一步邁不出去的時候，看一看是不是哪方面不足造成那一步邁不出來，從而造成了困難。你們真的是做好了，那情況就變，就會改善，真的是這樣。當然原因也不全在這，畢竟邪惡的因素在給你們製造麻煩，它們覺的你們在苦中修、在難中修、在艱苦的環境下修，你們才有威德，所以就干擾。目前就是這樣一個情況。

弟子：師父講法和經文中的署名、日期和括號中的「鼓掌」、「師笑」等內容，在集體學法時是否應該讀出來？

師：（笑）不用。署名、日期、逗點、括號，都不用讀啊，（笑）（眾笑）只讀法，讀法的内容就行了。大陸學員中有一種情況，學法中遇到師父的名字，有人說不能讀，改讀「師父」、「師尊」。讀法就是讀法，不能改動。

弟子：在韓國的大陸大法弟子向師父問好！

師：謝謝大家啊。

弟子：媒體的管理層如何聽取職工的意見？特別是跟自己意見相左的學員？悉尼大紀元協調人情願去國外、去外圍找新人進來，但是並不珍惜原有的在裏面長期工作的學員。

師：是啊，我們往往都是這樣啊，互相配合不好，配合不好就找別人做，再配合不好我就再找別人做，再配合不好再找，最後這個大紀元就成了一個大煉功點了。（眾笑）

但是說到這兒哪，我也說說有些學員把眼睛盯在管理層上。如果你在工作單位裏，你敢把眼睛盯在你的上司那兒嗎？你能嗎？不能。為甚麼在證實法中、在修自己時卻反而把眼睛

叮在外邊？而且師父告訴你們，修要修自己，要向內去修、向內去找。大家都能做到這一點，甚麼問題都能解決了，這就是大家互相能配合的最好辦法、法寶，為甚麼不這樣做呢？管理的人有責任，配合的人有責任，都有責任。大家想一想，我們總是講別人不配合呀，有的人總是講管理的人員有問題呀，都是在向外邊找、向外邊修，在想別人。我們為甚麼就不找找自己，真的做好了、你真的做正了的時候別人怎麼看你嗎？那麼負責人急於做事，怎麼就不去想一想自己哪裏做的不夠好、叫學員不愛聽你的話呢？所以一定要想啊，那是修煉哪，那就是修煉哪！

弟子：大陸有一些老學員相信了所謂的「全法」和「第十講」。

師：這都是流氓特務搞出來的。沒有甚麼「全法」，也沒有甚麼「十講」這些亂鬼的東西。是不是還有甚麼「腳法」之類的？（笑）就是邪靈利用特務腦子搞出來的東西，就是要亂那些個它們認為不精進的，亂那些個喜歡聽小道消息的，亂那些喜歡標新立異的、喜歡顯示的，就是亂這些人。那些實修的它一個都亂不了。

弟子：是不是國內看神韻晚會的光碟和在海外看現場演出一樣都可以得救？

師：只要能認清邪惡、明白大法好、大法弟子是好人就可以，但是無論怎麼樣，看光碟還是達不到現場的效果。有的人說我們不能放大場的大屏幕的，叫更多的人來像看神韻一樣？不行，在國際社會絕對不要這樣做，會使人失去得救的機會，人真的要有機緣看神韻現場演出就不會那麼震撼了，他甚至覺的都一樣就不來了，所以你們不要這樣做。看現場效果，神直接就在這兒，看光碟就沒有那麼大的力量，而且放映的環境也可能對人都會有干擾。在中國大陸不一樣，看不到神韻，可以看光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在國際社會上就不要這樣做。

弟子：媒體的骨幹常常離開去參與其它項目，使工作的質量無法保證，如何更好的解決這個問題？

師：是，幹的挺好的一下子又跑到其它項目去了，就造成了人手一下子突然間短缺。有些學員心情一不順了，就不考慮別人咋樣了，也不考慮對證實法做的這件事情的影響了，想

怎麼幹就怎麼幹了。我是看到了這些學員了，神也不佩服。但是哪，其它項目確實需要人，你要是有時間幫著做，很多大法弟子都是身兼多職的在做，那應該是沒問題的。說來說去呀，都是我們協調的問題，也是修煉問題。

弟子：能不能請師父講講「九大賽」。

師：新唐人辦的「九大賽」，這件事情已經做了兩年，做的有聲有色，已經起到了轟動效應。其實「九大賽」都是傳統文化、神傳文化、真正人的文化，也是正在丟失的東西。長遠看是給未來人留下這些東西，它的現在意義是，表面形式上起的作用是烘托新唐人電視台，給新唐人電視台增加觀眾，實質上是在講真相救眾生中發揮更大作用。「九大賽」辦完了就不要再丟烘烘這件事了，就停；再搞連續的展覽，搞向全世界，那就是在宣傳常人的東西了，因為本來多數都是常人的東西嘛。這個比賽的本身是烘托電視台，節目搞的豐富一些，使它的知名度提高。再有，九大賽事的意義是，賽的是傳統文化的東西，對未來人、對人找回傳統，都有好處。

弟子：今年的聲樂大賽只有美聲唱法，沒有民族唱法，是否民族唱法是不被肯定的、或者不留下來的？

師：我以前講過，各種唱法在這個世界上很多。每一個民族都對應著不同的天體文化，也許那些東西說不定就是那個天體體系文化的特點，所以咱們不否定任何一個唱法，除非那些在社會上起不良作用、不好的東西，那些東西我是不會肯定的。但是面對的選擇太多，咱們不能把所有的東西都拿來用，所以現在是有考慮而選擇的用。對於未來的人類社會還要留下甚麼，那是將來的人的事，甚麼好就留甚麼。今年沒有民族唱法，只有美聲唱法，這種唱法各民族都實用。

弟子：我想問的是，像法輪大法信息中心等，也要像常人公司那樣管理嗎？

師：我不能夠說那麼具體。我現在說信息中心應該怎麼管理，回頭你們會說師父說了，信息中心必須這麼管理，師父說了咱們誰不做也不行。我不能夠具體這樣去講。你們有能力的、有條件的可以這樣做，沒有能力、沒有條件的還得緩著來。我就覺的大紀元哪、新唐人

哪，像這樣的媒體呀，勢在必行。

弟子：長春大法弟子讓我代問師父，他說發現周圍很多同修做證實法的事非常積極，但長期不能學好法和煉好功，他覺的這個問題嚴重。我本人一段時間內也是這樣。那麼做證實法的項目也不神聖、也難達到效果，同修之間的矛盾也都是因為不能學好法，所以做不到向內找、配合不好。

師：是這樣，我也有同感。希望不只是長春大法弟子，中國大陸所有地區的大法弟子，都能把三件事同時做好，才是真正完成好你應該做的事了，才是大法弟子在精進。

弟子：東南亞受到很大的干擾，是不是大法弟子講真相做的不夠？

師：雖然這個歷史是留給大法弟子證實法的，但是哪，環境是複雜的，邪惡的因素在起作用。就是這麼難。但是你們只要做好，正念足，能夠協調好，情況就會改變。你們不能做到這一點，心裏有怕心，或者是人心太多，你們就可能做不好。做不好，邪惡的因素表現的

就更猖獗，負面的因素就佔上風，眼前看到的都是干擾、都是困難。大法弟子啊，你們分布的範圍很大，（做手勢）已經在這個世上各管一方，你思想的變化就能使你周圍的環境發生變化。你們這個地區人的狀態就是你講真相做的成度。環境是人心造成的，環境不好那是你們讓它這樣的。當然了，你說我像神一樣，如果你不理智，那又是自我干擾。必須得是理智的、堂堂正正的、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該幹啥。

弟子：俄國弟子問師父好。

師：謝謝大家。（鼓掌）

弟子：我們努力講真相了，但情況沒有好轉很多。如何才能俄國上演神韻？

師：政治因素是帶來很大困難。不要著急。如果大法弟子真的做的好還是不行，那就再等等看。舊勢力邪惡因素看中共邪黨不行了，如果在它邊境北邊也有個像美國一樣的對它，邪惡就沒心思迫害大法弟子了。有的特殊情況不一定是大法弟子沒做好，總體形勢上是面臨

這樣的問題，這方面等等看。但是講真相救人的事，大法弟子該怎麼做還怎麼做。

弟子：我們做廣告有時會遇到這樣的問題：有的客戶也聽了我們講真相，了解大法，但廣告做了一段時間沒甚麼效果就把廣告停了。這是由於弟子沒做好，還是客戶做完了他應該為大法做的事離開了？

師：講了真相，不等於就改變了，得在講真相中打開人的錯誤認識，了解中共邪惡的目的地。講真相沒到位，廣告又沒有效果，那當然客戶就不幹了。但是如果簽了合同的話那就得履行合同。沒履行合同的損失，那就是誰造成的損失誰負責。如果是沒有經濟因素在裏面，那他們想做不想做的，這些事就看情況了。沒有甚麼客戶應該不應該為大法做甚麼，只是救眾生，沒有眾生必須為你們做甚麼。那至於說做好沒做好，這些事情其實也不用師父說，你們找找哪個地方不對頭，就知道了。

弟子：如何更好的向巴西二十萬中國人講真相？

師：大法弟子嘛，就儘量去做吧，講真相是你的責任。如果你說面對這麼多人要救，怎麼講的過來？儘量的做，能做多少做多少。大法弟子做好該做的，情況會變的。

弟子：有很多新學員想參與項目，但由於怕老學員的批評而不敢講。也有的老學員把參加活動當成修煉，拉著新學員到處參加活動。

師：那就是老學員有問題了。新學員畢竟是新學員，我們不是講救度眾生嗎？新學員剛剛走進來，真的需要幫助，帶著他們多學法才是最重要的。

另外，對於那些用人很多的社區活動，又不能直接講真相（如一些不是華人居住區的遊行活動等），不要再做了，實質意義不大，效果也不好。

弟子：神韻若由常人來包秀，而不是大法弟子主導或推票，那麼來神韻的觀眾是否也一樣被救度？

師：是一樣，誰看神韻誰得救，誰做都一樣。

弟子：有些學員幾乎每年都回大陸，這些人可以擔任重要項目嗎？

師：我看還是別擔任。說不定哪天邪黨惡警把他抓去，怕心一上來又甚麼都說。（笑）
唉。

弟子：神韻何時能去大陸演出？

師：我也是這麼想，（鼓掌）但是一定會去！（熱烈鼓掌，歡呼）

弟子：很多弟子知道做事不是修煉，但還是把在媒體做事是否有成就看的很重。作為個人修煉，怎麼才能既保持純淨心態，又發揮大法弟子作用？

師：正念要足點，知道自己做這件事情是在救人。作為修煉人，做事的出發點是神聖的，但過程中不正確的做法，會給這件事、給修煉帶來干擾和蒙上陰影。

弟子：當前經濟危機，是否由人類道德大滑坡，尤其是當權者道德大滑坡造成的？

師：世界經濟怎麼樣，咱們不要管它。今天誰掌權了，哪塊出了甚麼事了，這與我們修煉沒有甚麼關係。咱們就只管救人，救人。人類社會的正常安排肯定是根據人的福份去安排的，根據人的業力大小安排的。

弟子：遼寧東港、新疆、山東高密、甘肅蘭州、青島、北京玉淵潭、陝西、上海楊浦區、上海、北京昌平、山東濰坊、重慶、深圳、遼寧葫蘆島、瀋陽、河北承德、雲南昆明、河北石家莊、山東煙台、濟南、黑龍江、江蘇連雲港、浙江大學、山東冠縣、安徽合肥、江門、貴州貴陽、西安、廣州市衛生局、遼寧朝陽、武穴、湖北黃岡、涿水、麻城市、撫順、山西大同、河南鶴壁、山東威海、齊齊哈爾、富陽、天津、甘肅金昌、長春、河北邯鄲、潮汕、徐州、泰安，全體大法弟子向師父問好。

師：謝謝大家。（熱烈鼓掌）

弟子：明慧學校大法弟子向慈悲偉大的師尊問好。美國國土安全部將中文教育經費給了

中共海外滲透的機構，我們參與的正常中文學校組織反而沒有得到經費。有學員認為應該借此機會向政府講真相、揭露邪惡，而有學員認為這不是直接迫害，不要去管。

師：被迫害中可以告訴世人中共邪黨在國際社會上幹的這些事，但是不要太多的心思放在這兒。救度眾生是第一位的，就是多救人、多救人。如果有條件、有機會，可以把這些邪惡的因素揭露出來。其實有時候我也在想，這個中共邪黨馬上就玩完了，它費盡心機騙取來的那些事留給誰呢？還說不定留給誰哪。

弟子：師父能否對大陸監獄中的大法弟子講幾句？在獄中如何才能做好、加強正念？

師：那裏是邪惡最後盤踞的黑窩，大法弟子每個人面對的情況都不同，無論如何別丟失自己的正念，到甚麼時候都不能忘了自己是大法弟子，把法放在第一位就能夠保持他們的正念，就能夠抵擋邪惡，面對邪惡就知道怎麼做。但是哪，情況是複雜的，狀態不同，有的真的會失去生命，有的被迫害很嚴重。每個人的情況不同，每個人在歷史上的情況，還有舊勢力在大法弟子被欺騙的情況下的安排，所以這些都構成了很複雜的情況。不管怎麼樣，反正只要心中裝著大法，就能走過來，即使失去生命也一定會歸位，即使一時糊塗，最後也能走過來。

弟子：我們地區有個煉功點，來的主要是美國黑人，有的已經來了八年多了，但只練功，書也許看了一兩遍。新來的也是一樣。請問我們應該怎樣幫助他們？

師：就是幫助他們學法，講清學法的重要性。

弟子：歐洲合唱團是否應該繼續以合唱形式講真相、救度世人？

師：我有時候在想，你們在那唱歌，真的能夠起到像神韻一樣的作用，能把人救了嗎？其實很難做到。這個合唱團要不能夠在救度眾生中起實效作用，那就沒那麼大的意義。因為你們練習也好，大家在一起合唱也好，就是人力資源的消耗。如果你們真的能起到那麼大的作用，救度眾生，不能保證多，有一些人被救度了，你們就做。千萬不要執著合唱隊本身。

弟子：天梯書店多倫多分店開業快一年了，來書店了解真相、學法的人漸漸多起來了，但書店經營還不很理想。請問書店經營是否像其它媒體一樣要跑市場、做廣告？

師：這個事也問我，（眾笑）經營上的事就經營管理，沒錯。做不好邪惡就會干擾，就會有困難。眼下就是這麼一種情況。甚麼事情想做就把它做好。

弟子：法拉盛的邪惡之徒，上週當著美國聯邦司法部調查員的面試圖搶學員手裏的攝像機。我們準備起訴那些邪惡之徒。美國警察只是算他們「試圖搶劫罪」。

師：是「試圖搶劫」，因為沒搶去嘛，（笑）那當警察肯定得這麼說啊，不能說沒搶去說搶去了。真搶去了起訴是可以的。

弟子：我們想向聯邦政府說明，這些暴徒長期以來一直針對我們的信仰挑釁、威脅。

師：這還不只是信仰問題，是中共邪黨在背後幹的嘛。這一點其實你不說他們都知道，連那警察都知道。我就想一個問題呀，法拉盛學員，走在前面的學員，想頂住邪惡，出發點

是好的，真的是好的，這一點我是肯定你們的。但是，是不是方法上太急了點？冷靜的思考，心再大一些，咱們真的把所有的人都當成要救度的眾生去救度，看看他有沒有變化？那個邪惡在法拉盛的出現、控制人幹壞事，絕不是偶然的，肯定是針對學員有漏的地方來的。對於人的一面不要一味的向前頂著幹，不是壓倒他們，是救度他們。慈悲的做，冷靜的做，看看這件事情有甚麼效果。

弟子：承擔神韻報導的記者，在時間緊、任務重的情況下，各媒體之間和記者之間的資源共享很困難，很難做到，由此而產生一些搶名額的問題。

師：是這樣。搶名額倒不是甚麼搶名額了，有的時候啊，觀眾來的不多，記者滿場都是，很嚇人。這是演出啊，你們從來沒想過觀眾怎麼看你們嗎？有些學員還喜歡招搖，挎個相機，「夸夸」照個沒完，左一個右一個，把人照煩了。這不止是素質問題，是修煉問題，沒把救度眾生這事放在第一位。報導是好事，想烘托這件事情，但是記者多了真的起反作用。劇場也受不了。所以這個名額不限制還真不行。

弟子：北京航天系統所有大法弟子、北京甘家口、展覽路、阜成門外、北京海澱雙秀煉功點、湖南長沙、廣州、武漢東湖地區、洪山地區、中科院、社科院、珠海、南昌洪都公園、湖南耒陽、郴州、衡南、西寧、廣西柳州、哈爾濱、河北東光縣、阜城縣、成都、遼寧本溪、瀋陽二零四地區、長青地區、浙江寧波、海南東方、河南信陽、廣東江門地區、大連東北財經大學、江蘇全體大法弟子向師父問好。

師：謝謝大家。（鼓掌）

弟子：在神韻，（師：哎呀，我們不是開神韻會呀，大家怎麼都提這個？）推票中弟子悟到，神韻晚會是救度，大法弟子有修煉的因素在其中，應以講真相為主。但有些同修認為應該打主流媒體廣告為主。

師：推票就是推票，有問題時才講真相，演出中就在救人。打主流媒體廣告也好，小媒體廣告也好，都沒錯。至於說廣告怎麼做，就根據你們有些地區的具體情況去做。有的說發傳單就行了，有的說在哪個地方著賣票就行了，有的地方得去做廣告。你們怎麼做都行。

有的地區沒怎麼做廣告，學員互相配合著，幾個商店就把票都賣了。就是根據你們不同地區的情況去做。

弟子：我們做媒體的需要集體學法，但是人員分散在全世界，通過網絡集體學法是不是合適？

師：這個你們可以嘗試。但是我就想了，大法弟子無論在哪裏，包括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做媒體的學員，都不要脫離當地佛學會，最好不要脫離當地的煉功點，都要和當地的大法弟子在一起學法。

弟子：邪黨政權垮了，大陸民眾還有機會在寬鬆的環境下認識大法、被救度嗎？我們怎麼樣才能做到這一點？

師：等邪惡真垮了，法正人間時法正人間的狀態，不是這個狀態了，完全變了。那事咱先別管它，咱們眼下就是根據現在的情況做，根據現在的情況去救人。

弟子：如何區別您的點化和舊勢力的干擾？

師：師父和有些正神會點化你，這一點是肯定的。但是往往對你來講，都是為去你們的執著或者避開危險，是為了你的修煉。邪惡因素的干擾往往都是順著你的執著、你的歡喜心、喜好心、各種人心假點化，完了你會更高興、更執著，走入歧途，還說是師父叫做的，往往是這樣。其實呢，怎麼分辨？有的人說我就是靠托夢修煉，我說那是胡扯。（眾笑）執著夢中點化不是修煉、是入邪道。大法弟子就是守著大法這部書，以法為準。你在夢境中也好，你在其它環境中也好，你都得用法去衡量對與錯，才能不被干擾。我沒有留給你們這種修法：你們都不用修了，法身告訴怎麼做怎麼做。我不承認這是修煉。大法弟子不會人人在我身邊，我告訴你們的是「以法為師」，有這部法你們就知道怎麼修。

弟子：師尊對澳洲學員講法後澳洲情況有所改善，但沒過多久又有些回到老樣子，中西方學員還是不溝通，很多學員遇到問題時嘴上講「我們應該多學法」或者是「我們要放下執著」，但是不真正向內找。

師：人心總是在。要是通過師父一次講法他們那些執著都沒了，那我就情願天天給你們講了。其實法也在那兒，就是你怎麼樣去遵照。修煉是有過程，慢慢的去，可是總得看看這個時間。得抓抓緊了，真得抓抓緊了。說佛學會又走回老路上去了、封閉起來了。是不是這樣呢？我看看。但是不管怎麼樣，佛學會做的好與不好，作為大法弟子來講，你們是在修自己，你們自己要做好。師父沒有把希望，整個澳洲的希望，寄託在某個人身上或者佛學會身上，我寄託在你們所有大法弟子每個人怎麼修好上。你們是那裏眾生得救的希望，你們是證實法的大法弟子，你們是助師正法。不是只有佛學會助師正法，不是只有負責人助師正法。如果你們執著把眼睛盯在佛學會，也是不對。佛學會真有問題我會處理，但不是為了你的執著而做的。

弟子：我們會見證最後的大審判嗎？

師：不要師父說甚麼，就執著甚麼。（眾笑）別管它，做好自己該做的。

弟子：有的學員在積極的做大法项目中的事，也在修心性，卻不願煉功，也不重視發正念。這樣的學員能圓滿嗎？

師：真這樣他其實沒怎麼好好修就是了，注意一下就是了。但是也有不學法只做事的。三件事都要做，要是只做事不學法，那就是常人做大法的事。常人做大法的事不能圓滿，只能積德。積德積福份，來世有福份，就是這個，不能圓滿，那你說這不明白做了嗎？修煉人不修能行嗎？心裏裝著法，講真相才能夠使人得救，講出的話才有震撼力。

弟子：弟子講真相時遇到常人說認識某大法弟子，還不如一般常人，說的好，做的真差勁。

師：這些話我也聽過。做的不像大法弟子就是在起舊勢力要的作用，危險哪。但是哪，我希望你們聽到的人也想自己。你們聽懂我說的了？

弟子：我是十二歲的小弟子，因為爸爸的反對，錯過了上飛天學校的機會。我還能有機

會嗎？

師：因為你沒有成年，法律規定還得家長管，那你家長不同意還是不行啊。如果你的自然條件夠標準，機會總會有的；如果不夠，也不要執著。

弟子：西方學員學中文應該學簡體字還是繁體字？

師：簡體字、繁體字都不是大問題，學簡體字也行，學繁體字也行，都不是問題，因為學簡體字的人能夠看懂繁體，繁體字的人也能看懂簡體字。人的事是將來，我們現在就是救度眾生的事。但是很多中文簡體字是中共邪黨搞出來的，內涵不好，可是那麼多人，十幾億人都在用簡體字，這事將來再說。

弟子：「邪惡完了」是不是指邪黨馬上解體？

師：它這個邪黨的因素沒了。我剛才已經講了，維護它們體制的那些人在維護他們的權力。

弟子：當地來了很多特務，我們如何對待他們？

師：每個特務背後都有美國安全與情報或秘密警察在監視著，中共邪黨文化教出來的特務也被邪黨文化矇騙著，他們才是在危險之中。救度眾生，都給機會。但是有些人哪，就是胡攪攪，你說他是特務，他還不是真正的特務，他所行所做的比特務幹的還不好，他覺的自己在幹好事，他就是不想想自己甚麼樣，造成很多學員對他的排斥。

弟子：許多大陸民眾通過退黨熱線向師父問好，他們講的感激師父的話很感動人，特此轉告師父。

師：你們有機會也代我謝謝他們。（鼓掌）

弟子：西方政府對邪黨的態度越來越軟，弟子感到救度他們的力度還不夠，做的學員太少了。

師：別管這些事，舊勢力是在玩平衡。它不會讓他們誰現在壓倒誰。它覺的考驗大法弟子的邪惡不夠了，它就搞平衡。但是總體形勢上在轉，整個形勢在轉，在向好的方向轉。

弟子：前兩天在聯合國大廈又看見兩個來辦身份的人，其中一個穿黃T恤，一問是向學員借的衣服。

師：哪個學員借的？你們身上穿的衣服代表著大法弟子。那個衣服隨便借給常人去做不合法的事、去做不該做的事，你是在救度眾生你還是在毀眾生？總是有這些不爭氣的人，（笑）要都能夠做那麼好，你們的魔難就不是今天的這個樣子。

弟子：邪黨的歌大法弟子改了歌詞在唱，歌詞當然是反對中共邪黨的，但是曲調是同一個曲調，聽了還是不舒服。

師：那個東西我看大法弟子不要唱，民眾唱沒問題。

弟子：在對大陸講真相中，有兩種人態度不同：一種人同意「三退」但不認同大法，另

一種人認同大法但不肯「三退」。將來淘汰中他們的命運如何？

師：這是根本上沒有改變，是真相沒講清。命運如何就是在這之間劃線的，站在哪一方你就是哪一方的，一點不含糊的。他說認同誰不認同誰，他其實從心裏根本上並沒有轉變。也許當著你面順情說好話，他實質上並沒有轉變，才有這種表現。

弟子：在紐約很多人通過政治庇護接觸了大法，很多同修很反感他們的行為，而出現排斥他們的心態。

師：我在想啊，那些政治庇護之人接觸大法弟子，目的地是不好的，但是咱們畢竟是救度眾生的。慈悲對待他，也許說不定你的言行他會永遠記住，對他還是有影響，也許那就是種下了將來救他的機緣。如果我們對他不好，也許他就失去機緣。不管怎麼樣吧，反正知道咱們是在救人吧。

弟子：常人工作中和變異的藝術接觸，是否能保持正念，像神韻那樣把不正的因素糾正

過來？

師：常人的現代的藝術，你去糾正他，他聽你的嗎？咱們也沒有閒心做那些事啊，你們是救人，那些事現在不管。現在這些事情一概不管，法正人間自有法正人間做法。

弟子：廣東珠三角一帶和一些沿海城市的工商企業和外來人口很多，人口密集度很大，但弟子們做的很不足。

師：國內的具體情況都不一樣，只能根據當地情況去做，同時要注意安全。中國大陸任何一個地方的大法弟子都知道自己的責任，修好自己，救度眾生，這就是應該做的。救的人越多越好，因為那是你們肩負的責任。

弟子：我們做電視，某些技術尚未達到專業水平，能找常人合作嗎？

師：你要雇用常人做甚麼某一個項目，應該沒有問題，但是你最好不要和他合搞甚麼公司、合作甚麼甚麼項目，他要被干擾起來就麻煩了，這個例子太多了。你是大法弟子，你做

的是神聖的，他是人的事，結合不到一起。如果你是公司老闆你雇他沒問題，他只是雇員，你叫他怎麼做怎麼做。如果你跟他合作，往往都出問題。他要被干擾了，很容易。

弟子：有得法多年的老學員，因為誤在一些心結和執著中而離開了修煉。我們又無法解開他們的心結，為他們惋惜和著急，怎樣幫助他們？

師：細緻點做，看看根本情況是甚麼。真的抱著中共邪黨不放，或者是根本就沒想真修，當初只是湊湊熱鬧，那也就算了。但是不管怎麼樣吧，作為大法弟子來講，不管他是甚麼情況，你們就是救度眾生，就應該去做，看到了咱們就去做，實在做不了那就不是你的問題。

弟子：我能參與的項目很多，除神韻外我怎樣判斷哪些與我史前誓約有關？

師：不能去判斷，想多了就是執著。大法弟子該做的你就去做，就對了。

我想哪，不佔用更多的時間了。大家來一次不容易，你們還要繼續開交流會。我希望大家通過這個交流會都能夠有所提高，看看別人做的怎麼好、做的怎麼樣，把好的東西帶回去。能夠在這次法會中真正有所收穫，對大家的修煉有所幫助，你就沒有白來這一趟。每一次法會開銷都不少，我們總體算下來，這些人坐飛機甚至於得幾百萬。真的是費用很大。不要流於形式，不要看個熱鬧，也不要只是來聽聽看師父又講啥了，抱著好奇心。師父告訴你的，要走好最後的路，完成你的使命，我永遠都會這麼講。

最後啊，就希望大家別洩勁。你們不是已經看到曙光了？邪惡也完了，越到最後越應該鼓足精神哪。完成大法弟子該完成的事情，多救度眾生，那就是威德。救的每一個生命背後都有龐大的生命群，了不起。

可能很多人還提了一些條子，會務組還沒拿上來，很多人還想問。其實你們問不問哪，在這部法中都能夠找到答案，多看書。你們在迷中修，看不到那部法是甚麼樣子。當真正看到的時候，那語言也形容不了，無法形容。我過去告訴你們，我說每個字都是層層疊疊的佛、道、神。你們也理解不了說師父把甚麼東西都壓到那部法裏去了，你們現在用人的思想

也理解不了那句話。甚麼都能得，就看你用心怎麼樣，就看你們心態怎麼樣。甚麼都能在那部法中得。修煉是嚴肅的，不能來半點含糊。抱著各種各樣的不純淨的思想去看那部法、那部書，甚麼都看不到，甚麼也得不到。人，很多大法弟子說，在被迫害的很長一段時間，看法好像沒有提高，其實你們那個時候腦子裏裝的都是迫害的事，那心都靜不下來。修煉是嚴肅的，你必須得抱著純淨的狀態，非常坦誠的去看、去修，才能有所提高，才能有所收穫。

最後還是這句話吧，希望大家走好最後的路，不辜負「大法弟子」的稱號。謝謝大家。

（長時間熱烈鼓掌）